



LIERZHONG WENJI

李尔重文集

第四卷

作家出版社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第四卷

李尔重文集

宗平 题

作家出版社



李尔重在演讲



李力安在演讲



与散文作家碧野



在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演



与历史学家杨向奎(左2)作家魏巍(右1)交谈



与作家李蕤(左)



与湖北诗人栗栖(左)在一起

目 录

潮 头 漫 步	(1)
文艺的源泉	(92)
艺术的辩证法	(108)
杂谈艺术美	(159)
沿着屈原的足印再现屈原	(163)
伟大的历史画卷	(173)
请看石泊夫同志的画	(175)
继承传统 推陈出新	(177)
浅谈中国古代小说	(179)
诗向何处去	(182)
从《大山里的歌》想到的	(187)
读“秋潭竹枝词”浅注	(197)
论笑与哭	(202)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开拓文化领域	(205)
论戏曲艺术的场景、服饰和道具	(209)
漫谈漫画	(214)
论古今时代性	(216)
框框与自由	(220)
试谈工程师的修养	(223)
愿雕花木缀春光	(230)
从《白毛女》看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239)
“慰安妇”的始作俑者	(243)

“也不白吃……”	(245)
诗之感言	(247)
关于领袖人物的塑造问题	(250)
不可轻视民间文学	(255)
再现历史的真实 反映历史的本质	(261)
迎接人民文艺的新世纪	(266)
母亲史册的画卷	(279)
严肃的探索	(292)
在河北省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	(295)
在成立湖北省杂文学会上的讲话	(302)
在第七届解放区文学研讨会上讲话	(308)
乘时前进	(318)
我为什么写《新战争与和平》	(321)
在《新战争与和平》研讨会上的发言	(327)
给力群同志的信	(332)
致魏巍	(334)
给姚雪垠同志	(336)
致苏烈同志的信	(338)
致胡青坡同志的信	(344)
给余飘、武生、国民、昭柱的信	(345)
给许毅、余征同志的信	(350)
给徐征同志的信	(360)
给庚圣同志的信	(362)
给叶颖同志的信	(365)
给中流编辑部的信	(367)
给新开评论部、焦点访谈的同志们的信	(369)
给学新同志的信	(371)

致辛鸣·····	(374)
致陆耀东同志·····	(376)
致秦牧的信·····	(379)
致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信·····	(381)
给《中流》杂志编辑部的信·····	(384)
给侯耀文同志的信·····	(386)
纪念默涵同志从事文艺工作 60 周年·····	(389)
在'94 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392)
一位勤恳忠诚的战士·····	(395)
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	(398)
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412)
为人民艺术献身的人·····	(416)
小议文如其人·····	(421)
从唐明皇说起·····	(423)
自警以求法·····	(425)
写自传或回忆录甚难·····	(427)
燃犀识怪议·····	(429)
对陈毅诗二首的赏析·····	(432)
向“国旗之子”祝福·····	(435)
写在辛甫画选之前·····	(438)
踏碎坎坷,勇攀高峰·····	(443)
对振兴京剧的一点看法·····	(447)
《吭吭歌》跋·····	(453)
朋行诗钞序·····	(455)
遵道前进·····	(456)
《李尔重小说选》序·····	(458)
《湖北作家论丛》序·····	(460)

《水味歌谣》序·····	(464)
《来自大后方的报告》序·····	(467)
王克文纪念文集《丹心照玉宇》·····	(469)
这是人民的心声·····	(472)
谈书法艺术·····	(477)
重要的工程 珍贵的教材·····	(482)
如何去做群众文化工作·····	(484)
我对出版发行事业的希望·····	(488)
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盆景艺术·····	(497)
为丁力诗集所写前言·····	(498)
难得的人民艺术家·····	(502)
只有人民才知道土是香的·····	(504)
给安徽电视台的信·····	(505)
青少年时代·····	(507)

潮头漫步

幸福篇

大家都追求幸福,我也追求幸福。春节换桃符,最易引人想幸福。为了怕破坏幸福,旧俗于春节时,禁忌是很多的,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正月初一不许扫地,为的是怕把福气扫走;年三十供玉皇爷,烧大香时最忌出黑芯子;饺子煮破了,不许说破,要说煮挣(取其挣钱之意)了;穿新衣新鞋切忌火星烧坏,亲友见面必说发福发财……等等。成年人已有多年训练,都懂得。对年轻孩子总是要三番五次地教导的。

到底什么是幸福呢?老年人也还在想,总不如青年人想得迫切,因为老年人总是离天近离地远了。

我仔细地想了想这个问题的答案,起初觉得很容易,但越想越觉得理不出个头绪。

比如曾经流传过杜甫的几句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从这几句诗中可知各种人所向往的幸福是不一样的,幸福的存在是有条件的。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水光潋潋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见对于当时那些诗人墨客来说,吃饱了肚子以后,天雨或不雨对他们都构不成什么幸福或不幸福。只有对那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久旱逢甘雨”才是大喜事。只有那好客的人才懂得“他乡遇故知”

的幸福。“洞房花烛夜”一般说来是幸福的,可是旧式婚姻,押宝式的命运,却也常常铸成一生的悲剧。“金榜题名时”给士子带来了官运遐升的开端,对士子们是幸福的,白居易便有这种得意之作,他在雁塔题名诗中曾得意地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可这种幸福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是不沾边的。所以后来有的人觉得流传的那几句诗写得不够劲,每句上又给它补了两个字,叫做“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老农金榜题名时”。

这几句诗可真勾起了我许多的记忆,证明上述的论断。

我们庄有一座“五道庙”,乃五道尊神所居,庙前一片荷塘,塘边行柳成荫,荷花舒彩。树荫下有一口井,便是全村饮用的水源。每到夏天,天空暑气蒸热,此处清风送凉,最是宜人。我庄的老财坐在井边,拍着大肚皮,扇着大蒲扇,连连叫“热”。打头的背着有八十斤重的草笆拉,汗如水洗,把笆拉往下一放,用水桶从井里提出“井拔凉水”,猛喝了一阵,这才咂了咂嘴,说是:“嘿,真凉快呀!”大老财斜了他一眼:“真胡扯,那儿来的凉快?”打头的对他轻蔑地笑了笑说:“这个凉快滋味。你是尝不到的!”旁边有人帮了两句,说是:“打头的有三大舒服,放屁、睡觉、伸懒腰;财主们有财主们的三大舒服:闻香、喝汤、看梳妆”。话虽不能登大雅之堂,说来却也有理。

因此,我想到各种人有不同的幸福观,也有不同的追求幸福的方法。把“向钱看”做为幸福,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因此社会上流传了许多“向钱看”的谚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两脚忙忙走,都为钱和酒”;“仕路难行金作马,愁城易破酒为兵”;“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能买鬼推磨”……。中国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十足地写出了这个情景。

兴念及此,也不禁引起我记忆的一件事。那是解放后,才进城的事。有几位亲密的资本家好友,照例到大连坐庄收买豆油。几人酒足饭饱之后,列座铺桌,展开竹城大战,各有输赢,哈哈取乐。忽然某甲的佣人把某甲叫出去说了几句,某甲精神焕发,归座再战,若无其事。某乙接着说了一声“对不起”,说是要小解,临时离席,其实他是打了一个电话。某丙看他两人的神气,知道他们在做手脚,于是他也暂时告辞,说是腹泄,一会也回来入座了。他们搞的什么名堂呀?原来某甲的佣人告诉他,豆油价钱现时最好,他便决定全部“收购”,一句话把豆油收光了,他以为这笔生意算独吞了。某乙一打电话,知道了这个情况,心中大骂“王八旦,不够朋友”,急中生智,他告诉助手,把装油的篓子全部买绝,作为要挟某甲分利的手段。某丙了解了这个情况,当然心里也是大骂,可是他知道只要能抓到钱,挖他们祖坟也是不在乎的。于是他也急中生智,把运油的船全部包了。三个人仍然喜笑自若地继续打牌。到了他们真正摊牌的时候,还是利益均沾。事虽平常,却可见“向钱看”斗争之烈也。

因为有几千年“向钱看”的历史及其影响,庞大的“向钱看”的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影响,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向钱看”哲学,总是要起作用的。

有人把“向钱看”作为推动人们向上的动力或“总能源”,经济规律中的根本因素。我对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不敢妄断是非。我又想起了新旧两个故事。

旧故事:据说从前有一个人,一生做了许多善事,死后见了阎王爷。阎王爷是奖善罚恶的,对他要奖励一番,以为导善之范。阎王爷说,“我要奖励你,你要些什么样的奖励呢?”那人想了想,口占一绝,应道:“家种千顷靠山河(注:旱涝保收),父作高官子登科(注:又富又贵,自己不必动手),一妻二妾皆美貌(注:

占尽人间春色),长生不老二十多(注:福与天齐)。”阎王爷一听,想了想,微微一笑,站立起来对着这个人长长一揖说道:“若有此等事,我情愿让位于你。”可见贵为阎罗,贵为玉皇大帝,每天雪冤判案受些纸钱香火,弄个烟熏火燎,并没有什么实惠,倒不如到人间捞点真正油水。

可是事情也怪,人间也真有这样的人:送给他这种享受,他断然拒绝了。既然是今事我就要写真名。广东珠江农场有位华侨知识青年名叫陈国基。他的父母在海外做一个小资本家,虽非大亨,却也有相当资产。陈国基响应祖国号召,决心回国参加建设,甘心到工农兵中锻炼,他在不到二十岁时,便到珠江农场去工作了。他果然与那里同志打成一片,在风里雨里与水稻、甘蔗、香蕉做伴,他感受到在外国没有享受过的劳动人民的温暖,他看到劳动果实是为社会主义添砖添瓦,他回国时弱不禁风的身体变成了身心健壮的一块铁,他也真地爱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的爱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爱,他是爱这壮丽的人绣出的壮丽山河,壮丽的山河滋养了壮丽的民族。所以,他每写一封信,都是以幸福的心情,描述自己的进步成长。他的父母当然高兴。那一年,父母亲自来看他了。他们看到儿子在稻田里拔稗草,手上是泥,身上是泥,腿上更是泥。他们当然看不到国基蕴藏着的赤热的心。父母掉泪了。把孩子引到广州市高级旅馆住下,展开了“向钱看”哲学说教:“你可以出国去继承父母的遗产,那是够你享受的了。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我们可以在广州给你置一套别墅,买一辆汽车,不用说,还要给你选一个最靓的姑娘做妻子。我们可以给你一笔存款,你可以吃利息,每天没事坐车去兜风,看书,看电影,游山玩水……。”这一套果然弄得国基头昏眼花,他说:“我要想三天再回答。”国基把父母的话跟共青团支书说了一遍,团支书正在喂猪,笑了笑,指了指猪:

“吃了睡，睡了吃……你看看！”国基明白了，下决心回答了父母：“我是人，我不能当猪。”

这个事告诉了我们：第一，我们不是苦行主义者，我们要不断改善生活。幸福的生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辛勤劳动的产物。第二，辛勤劳动是一场艰苦斗争，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献身的精神，怎能实现社会主义四化？又怎能尝到为社会主义劳动的幸福呢？

我常常给我的孩子们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艰苦创业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助人为乐的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哪里会建成社会主义，走进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呢？讲这个，他们并不愿意听。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使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受了巨大的创伤，也使若干老革命者受了不轻的创伤。“哀莫大于心死”，此话当然不能用来概括我们的精神现状，但总可以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由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我们的思想上有些乱，也就是说我们固有的那种充沛的革命精神被削弱了。这是令人忧虑的。

有一天，我把炒豆腐渣送进我的小孙子的嘴里，他抿了一下就吐出来了。过春节，机关关怀干部，一家买几斤豆腐，我一看，是黑色的，我也不高兴了。我闷闷地坐下来，脑子翻了几翻。首先我想到一个“变”字，然后，我又问：“是小孙子变了？是我变了，是我变影响小孙子变？是小孙子变影响了我？”

我想起来了。自从我从干校回家一年之后，我肚子上的脂肪加多了。我老伴每次给我炖鸡吃的时候，我总是责备她：“怎么搞的？你怎么总炖不出在干校时的那个味道呢？”她指了指我的肚子，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那个味道也就没有了。”当然我也享不到在干校时吃鸡的幸福味道了。

这下子，可捅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了。

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时候，一个拂晓，行军到了一个村旁，准备宿营。为了不惊动老乡们睡觉，部队都坐在村外的打谷场上休息。天明了，按户分房，大家住下。这才发现不见了一位副司令员，大家忙乱地找了半天，未找见他。正在大家焦急时，他蹒跚地走了进来，一进门先伸了个大懒腰，“睡得好香啊！”大家问他睡到哪里去了。他说：“钻进了金丝绒被子，铺的金丝绒褥子，要不是太阳晒热了脚，还睡不醒呢！”这个年岁不到三十的副司令员感叹地说：“等什么时候咱们胜利了，咱们一定请求上级放假三天，大睡三天。”这当然是当时大家追求的幸福。

再说一件事。一九四三年，我所在的地方大灾荒，我第一次看到水里茆草上秤卖。那一天，我带的一支队伍，吃的是树叶汤，每人分一个窝窝——糠面加棉饼面做成的。分到最后，剩了一个，战士们一致要求“首长”多吃一个，首长说要身体弱的同志多吃一个，让来让去，这个窝窝没分出去，由司务长保存起来了。第二天进了宿营地，司务长又把这个窝窝给首长送来了，首长接过来，二话没说，把窝窝掐成了碎块，交给了司务长：“放到树叶粥锅里去！”这个事被房东老大娘看在眼里。老大娘看着首长喝树叶粥，端来了半碗干的，拍了拍首长的肩，“吃了吧！实在没好点的给你们吃啊！”首长看了看，是半碗蒸熟的青枣。首长往外推，老大娘掉下了泪，命令地说：“吃！”

这种事，岂止千千万万，我只写了两件。我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说不出的幸福。

可是，我又想起了小孙子，他这样小就不愿吃油炒豆腐渣，因为他是用糖水灌大的。再灌他二十年，他会是什么样呢？我呢？前后对比一下，我才看见眼前晃动着几个大字：“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从中学里被开除出来时,想当个小学教员。我们县的教育局长态度很明确,统治阶级的立场很坚定,他说:“小学教师的位子有,就是不能给他。”以后,我跟着党闹革命,可是革命里的学问,我是任啥不懂。要是没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千千万万的大爷大娘哥哥弟弟姐妹们的帮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将落在何方。我之所以感到过去苦里的幸福,今日胜利后的幸福,建设长途中正在经历的艰难困苦中的幸福,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党给了我一条理想的、历史的任务: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解放人类而奋斗。没有这一条,过去的幸福,今天的幸福,大概我都不会感觉到。“人在福中不知福”是确有其事的。

说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也要联系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年前,有人对“解放思想”理解片面,觉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行时了,不灵了。也有的人在那里谩骂、诽谤它;还有人在那里大声宣言:“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家里也没有共产党员,我的亲戚朋友也没有共产党员,我跟共产党毫无关系。”

这种宣言说的不是事实。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的;我们中华民族能从屈辱中站立起来,从饥饿中温饱起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出来的。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付出一万多元的经费,谁能说生活在新中国的人,跟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当然,你也可以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其实,伯夷叔齐办得也不彻底,他俩虽不吃周粟,却占了周地,吃了周蕨。这且不言,还是说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幸福的关系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建设了新中国,把一个贫穷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具完整工业体系的、十亿人民温饱的、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这个事实,公正的历史家们会给以公正评价的。